

我陪母亲走出悲伤



小姨去世了,母亲哭得死去活来。小姨走了,他们那一辈就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个世上——这是多残忍的现实啊。

小姨与母亲最亲,坐在一起有着说不完的话。也因此,小姨罹患重病的时候,母亲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。在家里坐不住,母亲专门撵到医院里,陪了小姨一个多月。要不是怕母亲的身体吃不消,被我强行带回了家,恐怕她还要把自己钉在医院里。即便如此,当表弟的一点钱被掏空的时候,母亲还把自己的养老钱都拿了出来。

尽管母亲见惯了生老病死,但是这一份深入骨髓的血脉亲情,却让她陷入了悲苦的深渊。母亲没有了之前的开朗,常常一个人静静地坐着发呆。坐着坐着,她突然就两眼

一红,眼泪像开闸的洪水一样,流个不停。

看到母亲成天这样,我温声细语地劝说她:“你和小姨相处得那么好,她给你留下那么多美好的回忆,你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呢?小姨走了,她不也期望你过得好吗?不然,她到了天堂,也放心不下你啊。为了小姨,也为了自己,你就应该好好地活着……”

可是,我说得越多,她的泪却流得越多。这让我有些手足无措,我应该怎样将母亲从痛苦的深井里拉出来呢?我说的道理,母亲有哪一点不懂呢?而她之所以跨不过心里的那道坎,实际上就是一时之间接受不了现实。而我能做的又是什么呢?再多的言语都是苍白无力的。人们都说,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。或许只有静静地陪伴才是最好的良药。

不能让母亲独居了!我以女儿没有人照顾为由,将她诳到县城里。一有时间,我就打开电视,给她推荐一些轻松的电视节目——小品、喜剧或者相声。我陪着母亲看,偶尔还客串起导演的角色,给她讲电视剧的情节。看着看着,渐渐地兴趣来了,母亲还问我一些我都没有注意到的细节。看到我张口结舌,她还数落我,看东西不细心,做工作可不能这样。看到母亲认真的模样,我很是开心——她总算没有时间想小姨的事了。

我找到邻居的母亲,拜托她每天早晚喊母亲一起去买菜,去小公园里唱黄梅戏。或许是年龄相仿的缘故,她们很快就成了朋友。一天,经过小公园,我看到母亲在跟着二胡唱《苏三起解》,一颗悬着的心才渐渐地放松下来。

周末,为了散心,我就带着母亲去郊游。春天,到处山明水秀,红花绿柳,人的心情也跟着敞亮起来。母亲跟着我们一起采野花,挖荠菜,打枸杞头,玩得不亦乐乎。回程的路上,母亲轻笑着说:“今天玩开心了,连晕车都吓跑了。”

差不多过了一个月,再与母亲说起小姨,她竟没有难过,而是平静地和我讲起自己与小姨那些难忘的往事。

[安徽·东至] 章中林

父爱如兰花

母亲离世后,父亲仿佛一夜之间老去,头发全白,沉默寡言更甚从前。我深知母亲骤然离去对他打击巨大,他一生与母亲相濡以沫,携手走过坎坷人生路。

为方便女儿工作与照顾父亲,我和妻子在城里买房。装修时,我特意在父亲房间放了一盆兰花,父亲喜欢花草,兰花气质风韵恰似父亲默默付出、忍耐执着的一生,无私的爱历久弥香。

父亲入住后,对兰花很满意,说正好给它做个伴儿。可城市生活他许久才适应,常对着兰花发呆,想母亲、想老家,却从不言说,独自承受孤独。

父亲变得异常温和,处处为我们着想。一天早晨,我发现他脸上有伤,追问之下才知他起夜没开灯摔倒了,脸碰到床角还出了血,却怕累着我们不肯喊我们。他说得轻描淡写,我听得心惊肉跳,心疼不已,眼泪夺眶而出。

父亲用一生培养我,给予我无声的爱,却总怕成为我们的累赘。可怜天下父母心,这份深沉的父爱,如那盆兰花,默默散发着芬芳,温暖着我的心。

[辽宁·葫芦岛] 于春林

公公粗在外细在内

公公是地道庄稼人,一眼看去粗犷豪爽。可日子久了,我发现他粗在外、细在内,那“细”里藏着生活智慧、做人底线和珍贵家风。

公公的“细”,体现在对生活的认真上。农具他用完后总会擦干净,整齐摆放,柄朝同一方向。农忙再累,也会当天归置好。起初我觉得没必要,直到急用镰刀时一伸手就拿到,才明白他的细心是对生活的敬重。

他对家人的惦记更是细致入微。我不爱吃葱姜,他做饭时会特意挑干净;丈夫工作忙常加班,他总把饭菜温在锅里;婆婆腰不好,重活累活全自己揽。

在原则和底线面前,公公的“细”清醒而坚定。秋收时粮贩多给了两百块,他坚决退回,说“庄稼人,凭力气吃饭,不该拿的,一分都不能要”。

公公对自己要求更严。农具借出还回仔细检查,答应的事再累也不推脱,教育孩子只教“不骗人、不贪心、不糊弄”。他没读过多少书,却懂最根本的道理:粗人不做粗心事,老实人不丢良心账。

[山东·济宁] 卜庆萍

旧时光里的乡野家常

六七岁时,母亲带着我去村南麦地干活。麦田里,早到的庄稼人边锄草边聊天,憧憬着丰收。我默默拔起野草。母亲心疼我,让我去地边吹风,还递来撸去毛刺的黄瓜。

太阳爬到中天,母亲剜了野菜,我们回家。睡醒后,我跑到院子,见母亲正拔蒜薹。我学着拔,蒜薹却总断。母亲笑着教我方法,我成功拔出长蒜薹,开心得又蹦又跳,母亲直夸我聪明。

晚饭时,炒蒜薹翠绿鲜嫩,碎鸡蛋金黄油亮,虽只有一个鸡蛋,我却吃得喷香。天色渐暗,父亲点亮煤油灯批改作业,哥哥拿着试卷检讨,父亲摸摸他的头说,知足常乐。温馨的氛围在屋内弥漫。 [山东·东营] 崔向珍

夫妻趣联

我与对联结下不解之缘,主要是受了父亲的影响。逢年过节,或红白喜事,邻居们都要请他去写几副对联。潜移默化中,我也喜欢上了对联。

退休后,我的第一副对联竟源于夫妻斗嘴。

一天我炒菜,发现盐罐空了,便叫老伴买。她坐那看书,嘴里还说:“就一点点,看完就去。嘿,太精彩了!”我生气了:“精彩什么,菜都烧烂了,等会你吃淡菜好了。”“有蛋吃,蛮不错嘛!”她还是嬉皮笑脸。我又好气又好笑,说了她一句:“读书读书,读死书,死读书,读书死。”她只好匆匆跑去买盐,回来后还阴阳怪气地对我说:“唉!受罪受罪,受活罪,活受罪,受罪活。”我转而一想,原来她是应对我前面

说的那句话呢。

一次,老伴对我说:“老头子,我洗菠菜时想了一个上联:菠菜下水,水波荡荡菜。”我一听,菠菜是菜名,且“菠”与“波”是同音,还真有点难对。

傍晚,我熏一块猪肉,灵机一动:“有了有了,下联我对上了。假设这块猪肉是燕窝……”她立即猜出我要说的下联:“燕窝上火,火焰烧燕窝。”我们不禁相视一笑。

那年中秋,我在微信中写了上联:“天上的月亮在水里,水里的月亮在天上。”十分钟后收到她的回信,她的下联是:“心中的人儿在远方,远方的人儿在心中。”竟和我作的下联一字不差。

[广西·钟山] 陆明华